

立

齋

閑

錄

立齋閑錄四卷

王氏子第著 倭藏 明抄 舊本

此書不著撰人 其標明吳氏終身志 雜類也 四庫舊目工部不記於
存目 而實錄 並非宋端儀 撰錄 中比林明初 至英宗 後 辟時事 正
臨下 以明 不計 書 在 故 之 區 手 抄 錄 一 作 故 亦 上 佳 理 也 遺 同 世 年
頗 遠 矣 謹 此 本 不 唯 行 卷 前 有 和 御 字 句 以 中 重 閣 於 成 五 十 第 卷 後
藏 書 之 印 卷 底 有 王 勳 之 版 字 福 母 撰 小 叙 中 先 述 成 中 元 年 上 實
第 其 子 題 記



今人持錄 有 古 日 黃 立 齋 閑 錄 二 卷 正 記 之 祖 凡 成 經 歷 時 事 於 以 及 傳 中
持 者 也 四 庫 本 均 四 卷 正 明 志 卷 之 下 凡 所 見 非 完 性 也 又 記



立齋閑錄卷之一

太祖於吳元年置

翰林院

文為學

士

承旨學士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及待制應奉等
官洪武九年定九品級承旨與六部尚書俱正二品學
士從三品侍讀學士從四品十八年三月革承旨直學士
侍制應奉之名設學士二員秩五品講讀學士各一
員從五品其屬則有侍講侍讀五經博士典籍侍書
待詔外此又有修撰編修檢討以為史官

太祖未登極之前乙巳歲立國子學擢許存仁為博

士以專學士事四年陞學為四品始設祭酒即拜

存仁為之

存仁金華人
譙之孫也

愚按存仁名元實譙之子非
孫也

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

吳元年改濠州為臨濠府洪武三年改為中之府定

中都築新城

在臨濠舊城
西二十里

營皇城

在新
城內

皇城內有萬

歲山有四門曰午門玄武東華西華建 宮殿立

宗廟 太社并置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于

午門東西新城門十有二洪武朝陽玄武奎山父道子

順長春秋南左甲第北左甲第前右甲第後右甲

第 圓立在洪武門外 方丘在左甲第門外

中都志

洪武七年十月改中立府為鳳陽府徙府治于新城
即舊會同館而為之賜名鳳陽府者在鳳陽山之
陽也二十七年以中都園子監為鳳陽府學以府學

為臨淮縣學

同上

洪武中撤中都官室名材建大龍興寺於鳳陽府治
之北正統五年火天順三年奏 准撤 皇城內中

書省等衙門房五百餘間依式重建

同上

洪武元年八月詔以大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南京

既位 宗社建宮室定朝市北京令有司次第舉行楊王墳在盱眙縣西南八十里太平鄉津里鎮牧羊山西北洪武元年設祠祭署以 王親陳氏為奉祀設墳戶二百一十戶供祭洒掃 王姓陳氏先世維揚人徙盱眙年九十九卒

皇帝既追宗 祖宗四代帝號建立 太廟復念皇太后之所自出追封外王父為楊王外王母為楊王夫人建祠於 太廟之東歲遣重臣致祭近有言王墓在盱眙者 詔內臣及國丘署令往祭而修治之設

洒掃戶三護視塋域命詞臣宋濂撰文樹諸神道
徐王墳在宿州城北七十里閔子鄉龜山之左豐山
之右王姓馬氏閔子鄉新豐里人 孝慈高后之父
國初追封徐王配鄭氏封徐王夫人洪武四年詔立
廟塋域之南設禮祭所二十五年改祠祭署除徐王
親武氏爲奉祀祀丞二員宿州奉春秋祭祀餘節序
之祭徐州供備設墳戶九十三戶供洒掃

洪武四年夏六月丙申

皇帝御皇宮門召禮部尚書臣陶凱諭之曰

皇后父徐王馬氏世為宿州人家閔子鄉新豐里王本
民家素質朴以兄弟齒序人稱之曰馬 王少壯時

膂力過人沉毅寡言笑重然諾而性剛強疾惡見有
為不義者視之若仇讐然或少忤其意輒肆毆擊雖
至死無所畏憚鄉人莫敢犯當元政失馭天下將亂王
以忿爭殺人恐違於法移家定遠及天下大亂乃挈
皇后母避兵他所而以

皇后託定遠郭氏俾為己女後郭氏首難自為元師
收鄉民兵朕亦為部下士遂以 皇后正位中宮封

皇后父爲徐王母鄭氏爲徐王夫人以他無繼嗣因
立廟于 太廟之東歲時奉祭然稽諸典禮古無
其美我於是即王所居鄉里闢地於堂封之南作新廟
奉安神主每歲以春秋仲月俾有司祇奉祀事爾
其述其梗槩刻諸堅珉用垂不朽

至正壬辰汝穎兵起遠遯郭子興拔濠梁據之時

皇上潛居民間爲訛言所逼懼禍將及遂挺身入濠
梁抵其城爲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子興子興親
馳活之撫之麾下間召與語異之取爲親兵居數月子

興謂曰汝單居當爲汝婚子興暮歸與夫人飲食語及斯事次夫人忽惋惜謂曰方今兵亂正當收召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而使爲他人之親是失智矣子興悟遂以女妻之

孝慈皇后是也後子興南至和陽堯歸葬滁州洪武初追封滁王立廟於滁祀之其女爲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洪武十六年十月七日

上親夢子興事實召太常丞張來儀諭使爲文刻于

廟石

文彙中
都志

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鷄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
三皇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又詔以歷代
名臣從祀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
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
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
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
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

洪武初欲作錢券而不得其製作之制有言吳越王錢
氏子孫居浙東者家傳唐昭宗賜鏐之券猶存乃

遣使覓得按其制作焉

太祖於開國之初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耆儒宿學分局以講禮典樂律當時集成有大明集禮而樂未有全書洪武元年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又明年編徵草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爲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有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諸司職掌

洪武初西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

寧未樂初革去大寧惟存四鎮

寧夏守鎮亦未樂初始立

正統中始

有翰林

太祖未登極之時鑄大中通寶錢既登寶位乃鑄洪武通寶

洪武元年制大明令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大明律明年書成

洪武三年八月應天府鄉試禮部以聞

皇帝御謹身殿召前御史中丞臣基臣基今治書侍御史臣裕伯臣伴司去留之任而以翰林侍讀學士臣同弘文

館學士臣稼臣起居注臣韶鳳尚寶司丞臣替國史臣濂

佐事其

宋濂小
錄序

基姓劉裕伯姓秦同姓詹稼姓睢詔鳳姓樂

潛姓濂宋濂也

洪武辛亥八月應天府鄉試禮部以聞

上親選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業宋濂司考文任

濂小
錄序

太祖定鼎金陵遣使樊觀徵濂爲江南等處儒學

提舉入朝授 皇子經迂居注松修元史陞翰林學

士

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民等六人編類天下郡縣地理形勢
降附始末爲大明志

洪武己酉冬宰相奉 上旨纂修一代禮樂書選取天

下儒士十八人訥備員在列

宋訥面
隱文集

洪武三年御史胡廷平嘗上書言今國家宜徙都關中據

古今說事情累數千言

見楊士奇所著胡廷平傳廷平乃
學士廣之父也

洪武三年庚戌詔天下郡縣更修城隍廟祀立木主退泥像
郡廟儼郡治之制縣廟則入與縣治同焉改舊園新遠遁一

制以次第告成

宋訥

洪武壬子簡會試士張唯等十八人授編修等職入文華堂
命宋濂爲之師俾肄業 上間至堂中取其文親評
優劣命老祿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 親王迭爲之主給東夏衣時賜白金鞍馬潘

庭堅字叔間富塗人元季爲富陽邑教諭乙未年車駕駐

驛太平府教授明年克金陵改中書博士庚子除金華同知

壬寅召入除翰林學士嘉議大夫以老致仕子黼初爲太平

教授金壇縣主簿擢起居注丙午除中書左司都事丁未

除嘉議大夫江西湖東道按察使會修大明令爲議律官

洪武元年卒年四十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元末爲山長乙未天兵至太

平安率父老開城門降即叅幕府歷江南行省都事員
外郎知黃州府饒州府吳元年拜翰林學士嘉議大夫
知制誥兼修國史洪武元年除中順大夫江西省叅知政
事卒于任年五十七子晟浙江按察使昱知州諱戍寧
遠洪武三十年八月安妻陳氏赴京陳訴

太祖親命釋之

錢宰會稽人鏐之裔元季老儒洪武中徵同諸儒修纂

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已而以國子博士致仕

皇帝御天下之九年以諸行中書省之設本於權宜之制中外並稱失尊朝廷意乃詔丞相御史大夫及翰林侍從之臣議更其名職革行省置承宣布政使司

方希直代宋李士
異源送葉布政序

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大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御史大夫皆知其無他

罪可恕莫敢諫寧海鄭士利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士利遂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希直文集

洪武丙辰俾任內外職九年爲滿秩每三年具錄行事之實朝京以考績焉

宋訥文集

今上皇帝遣使以東帛召公乃幡然而起與情田劉基麗水葉琛金華宋濂同召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

宋濂所撰章中丞澄神道碑文

其後葉君出守南昌歿于王事後五年章君爲浚黃書

大夫御史丞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御史中丞受封伯爵後老于家又伍年瀛亦乞骸骨還山

宋瀛事 太祖幾二十年洪武九年六月首置翰林承旨以瀛爲之是年冬十一月致仕歸金華猶歲一朝京師十三年冬其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寘重辟上念之特赦安置茂州明年五月二十日卒於茂州府年七十二葬府西華蓮山下

國初各行中書省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原定行禮

獻官以守禦武臣爲初獻文臣爲亞獻終獻洪武十四
年命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官不與祭

洪武十三年九月召臺閣縣儒士杜敷到京十月初一日
制命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

上之十有五年詔立諸殿閣官以寵待從儒臣之賢者

於是金華吳公沉

沉字清仲

由太史屬科東閣大學士且

親製誥文以授之

方希直文集

宋訥洪武十三年冬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節節
塞李者如客得歸嘗同諸儒應制撰勅文畀僧道錄

司領教事者十有六道搯筆立成雅稱

上意超授翰林李士奉議大夫十五年冬陞文淵大李士會建太學成中外歲貢生徒日夥而職大司成者往往選悞師生相干教尼不行 宸衷簡注擢爲祭酒

陞朝列大夫以釐正前弊十八年九月也其後師道旣立天被賞遇二十三年春壽八十卒於太學洪武十八年三月十四日

聖日忌禮部選年紀小秀才將尚書蔡氏陳氏二傳并古注疏參考是非定奪去取編成新書將來有中

了時邦板印去各處教習下次科舉使用他欽此欽遵
行取博學通經教官將陳蔡二傳并古注疏參考編
類成書進呈

洪武二十八年新較正尚書會選孟子節文邦板完備
給散天下學校

二十年冬命禮部尚書李原名等著爲禮儀定式凡
三十七條出使禮儀凡三條

三十七年又命禮官參用二書爲出使禮儀二十條

高廟亦難受諫翰林編修張姓者能直言至不能容

黜爲山西蒲州學正例慶賀撰表

高廟閱之識其名見其表詞有曰天下有道又曰萬壽無疆發怒曰此老還誘我以疆道二字疑之即差人逮來引見曰送法司問汝更何說張曰臣有一言說畢就死陛下有旨表文不許杜撰務出經典臣謂天下有道乃先聖孔子之格言臣謂萬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謂臣誹謗不過如此間其說良久此老還嚼強放去竟不問左右相謂曰數年以來纔見容此人而已

陳寧大夫劉三吾學士茶陵人寧告歸召赴京俱將朝

見而自引次三吾亦再召入京道卒

此得之高郵訓導做縣人陳嵩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初玖日戊申陞行人司正爲正七品左右
司副爲從七品行人爲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咸以進士爲
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

上以其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旨至是始命以進士爲
之凡賚捧

詔赦奉使外夷論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軍務
整點軍司等事則命之餘外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而

行人之權重矣

洪武十九年詔民年八十九十爲鄉閭所推者賜爵有
差貧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畀絮帛著爲令

陳遇字中行居金陵元時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教授
温州元季兵興歸金陵 太祖渡江至金陵御史秦

元之薦遇孝行才識 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俾典

戎務籌畫三幸其第咨以機密授供奉司丞辭不就

洪武元年首陳爲治要道三授翰林學士皆辭

賜肩輿校尉十人昇其出入除中書左丞又固辭

上御華蓋殿召入令坐草平西詔立成極喜賜宴重賞金銀段疋衣服等物除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除太常卿入辭遘疾 上親 賜藥命太醫

院官醫治 賜錦褥被粥米及瘥除禮部尚書又固

辭 上御奉天門召入命坐詢問典故時炎暑 賜紗

木命引入內福海沐錫宴 上命令其子克宿衛亦

辭屢蒙厚賚當時公侯卿大夫無比寵遇也病復作

上命太醫院官醫治弗痊年七十二 上再三哀悼

賜棺木麻布朱鈔塋次子恭天順間至工部尚書

管柴炭

遇後用子貴贈大理少卿有楊士奇撰墓表

禮部議到合差行人事例開坐本月二十三日

本部同各衙門官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是整點驛傳決罰有司審決重囚不許差欽此
驗外今將奏

准事例開坐劄付本司文書到日仰欽遵守施行

須至劄付者

合差

開讀詔赦

命使四夷

諭勞

賞賜

賑濟

徵聘賢士

整點大軍

軍務

祭祀

特旨差遣不拘此例

右劄付行人司准此

太祖皇帝大兵克金陵元江南行臺御又大夫福壽
死之天下既定立廟京都城南土門園廛市喧闐弗稱
神宅洪武二十一年秋命工曹改作於欽天山陽明年夏
告成功尚書臣秦逵傳制臣宋訥撰祠記洪武九年

星變求言平遙縣學官葉伯巨謂人曰今天下有三
事最切其二事易見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
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
乎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多也治之太急也用刑太
煩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
視誅殺人如戒螻蟻使臣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
夫圖治於亂世之餘循理絲於焚亂之後緩之則端緒
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
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

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多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千里之國以封少年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

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踈問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遂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突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瘦死獄中

方希直作傳

浦江張孟兼洪武中為太常丞素自負為文奴視同輩劉基嘗為上言今文章士第一為宋濂臣基次之

又其次則孟兼由是愈自高既而濂基薦之未幾
除山西按察司僉事以善糾趙著聲譽陞山東按察
副使時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主僧 上親選拜

官娶妻用金帛寵之甚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
節少簡孟兼自任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候孟
兼由中門入孟兼以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
我中門入召守卒笞之月朔望入學令諸生講經孟
兼故以語侵議印印不平孟兼尋復以他事騎馬入
布政司謫筭僚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於朝僚吏

俱勸印即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
上也上覽印言以爲孟兼陵我任用臣不遜治答之孟
兼既辱愈憤即捕爲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
書言狀請去位避其橫否則且爲所擠

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我今乃與爾抗遂械至闕下廷詰
之命衛士捽髮摘架垂死特論棄市詔印曰我除爾

害矣善爲之

方希直
作傳

藍玉 從李文忠征西番 封永昌侯洪武十五年

命副穎川侯傅友德征雲南 二十年征北虜至哈

荆哈之地後封昌國公王於靖寧侯

為姻

家靖寧既坐胡黨誅王內懷憂惧二十五年冬征建
昌回見 上覺 上有疑之之心每謂其所親曰

上位取我回來着我做太師如今又着別人做了先前
胡黨事發壞了多少官人我想不如先下手好遂與
景川侯曹震東川侯胡 會寧侯 鶴慶侯

舳艫侯朱

都督陳麟許亮汪信張政聶緯王

銘苑鼎祝

馬

謝

黃

徐

及舳艫男江陰衛

指揮朱能東川侯男胡二舍府軍衛指揮陶

部尚書詹徽神宮監太監呂昇潘陽侯察罕達官
乃兒不花西僧汝寧王光府軍衛指揮榮碧瑛等約以
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伺

上出去勸農時舉事事覺坐誅

出逆臣錄。 積二十

年九月初十日詔

胡藍二黨被誅

有万五千人

王禕字子充烏傷人吳 年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

理陞禮郎兼引進使轉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洪

武元年召入議踐祚禮改漳州通判會詔修元史徵還

與宋景濂俱為總裁史成拜翰林待制壬子出使四

夷

方希直所
作像贊序

雲南元孽梁王拒險弗達洪武壬子詔待制王禕往
撫諭之不听館禕別室禕屢諭以禍福久之見執瘞
于地藏寺北時癸丑冬蜡也

雲南志所載王景
帝所撰文節墓志

建廢人立

其子紳官太學言于朝贈學士謚文節

方希直
祭公所初

太祖封建諸子以燕舊京且近北虜擇可以鎮服者
遂以封上太祖嘗曰異日安國家必燕王也建文
君崩上以諸王及文武群臣之請即

皇帝位時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也詔改明年為永

樂元年以七月朔大祀

天地預告

太祖高皇帝配神

有言建文所用之

人宜屏斥者

上曰今之人才皆

皇考數十年所

作養者豈建文一二年間便能成就又曰雖仍其官

不宜置之要地

上曰致治必資賢才天生才以為世用隨器

任用共理天工何必致疑

以上俱歷代居鑒

永樂元年六月再修

太祖實錄以太子太傅曹國公李景隆充都總裁翰林院侍讀學士解縉充副總裁右通政李善祥充寺為纂脩

官十六年重脩 太祖實錄以尚書夏原吉監脩大學士
胡廣等肆員為總裁侍讀學士曾榮等七員為纂脩官
是年五月書成

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專斥漁洛閩閩之
說肆其醜詆揚士奇白 上命官押還本貫會官及鄉之人

士明諭其罪笞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焚之

士奇
論錄

永樂三年正月翰林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俾就文淵閣進
學得修撰曾榮編脩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等二十八人
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會增忱為二十九人

四年四月從解縉之請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月購求遺書

太宗簡翰林之臣七八處之內閣付以密務而兩制悉歸焉七人者廬陵胡廣解縉楊士奇永嘉黃淮南昌瑄儼達安楊榮

永樂乙酉廣召文儒纂脩大典 命太子少師姚廣孝

禮部尚書鄭賜監脩而擇六卿之或有文學者一人為之副

遂以命刑部左侍郎劉季箴

楊士奇所授
季箴墓志

時修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成充纂修又善寫之士

幾三千人人衆事殷特命太子太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
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訖本院推舉才學服衆者代賜
遂舉翰林院脩撰兼右春坊右贊善梁潛六年戊子

月大典戒廣孝潛却舊僧也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禔相繼來朝例次日謁

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

孫陪謁已出東華門上遽召翰林臣及至問曰二王東

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畧定爾小兒

三人試言之揚金未有對上顧問臣對曰周楚二王屬尊

當例稍前兩旁東宮列稍後居中皇太孫列東宮之後
諸王孫與王太孫同班而分列兩旁 上曰尔所言有據乎
曰朱熹家禮大畧如此上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
所言合遂付鴻寺丞周昇馳賫赴陵俾卒行之

翰林檢討閔中王偁與修永樂大典永樂五年有

旨戴頭巾修書既而以目疾不能到館侍郎劉季麓奏請

得 旨帶鐙仍脩書初偁當大典諸儒群集一日

有及凡例未當者偁曰譬之欲構層樓華屋乃計

工於箍桶都料得不有誤耶論者謂其取禍以此

東宮傳

上命召吏部翰林院官舉老成正大儒者侍皇

太孫講讀明日待召蹇義及楊士奇士奇對曰兩人共舉禮

部侍郎儀智然衆鮮知之議尚未決東宮雲往者吾舉

李繼昇大誤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覺老矣士奇曰雖

頽老然起學官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棄自前迂臣

中未見其比是日午朝東宮以聞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

識朝廷大体能直言而不阿向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

賀禮惟此老與士奇言宜免賀朕從之遂召禮部翰林

諸臣諭曰儀智甚好朕知之令侍皇太孫講讀

永樂丙戌三月 上臨軒策士傳臚之明日進會試所選副

榜於廷親試之 上御右順門命侍講楊士奇金幼孜論

旨令就試者從容盡所蘊毋苟且取具命老祿給食中官
夕給燭遂親校三人入禁林餘第為二等赴吏部後學

官

楊士奇送

高伯琴序

永樂十年置貴州布政司洪武年間止設貴州思南
思州宣慰司管屬土民仍設都指揮使司衙門鎮守
其地鎮遠侯廟成在彼鎮守至是湖廣叅政蔣廷瓚具
奏開設布按二司將思南等三宣慰司地方改設陸府

安南陳日煚爲黎季犛季犛所執季犛上表竄氏名
爲胡一元子春易名奩詐稱陳氏絕嗣奩爲甥求權
署國事 長陵從其請逾年陳氏孫添平遁至京
師想其事季犛因表請迎添平還以國 朝迂乃遣
使護送歸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殺使者事聞遂命征夷
將軍成國公朱能副將 張輔等征之能道卒輔至其地生
擒季犛及奩等獻俘于朝詔求陳氏後立之國人咸稱
爲季犛殺尽可無繼承僉請復古郡縣遂立阯都布
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時永樂五年春也

太宗嘗與論群臣

御筆書褒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

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縉善而其以官員對於

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

不遠小人於劉佳節曰雖有材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爲君

子頌短於林於李志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

義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裡曰

慤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

曰簿書之才駟會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

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晨皆

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已遜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

楊士奇所撰
解縉墓志

太宗時禮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群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上皆不听。時獨胡廣言與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

之。

永樂七年，月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

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公。國朝文臣有謚自太子

少師姚廣孝與廣始也。

永樂七年捌月北虜寇邊命淇國公丘福統兵三十萬討之福至猫兒庄敗績隻輪不返

永樂八年春里失雅拒逆 朝命拘殺詔使侵犯边境時駕巡北京詔 皇太子監國至是復詔 皇太子告

天地宗社及詔告天下興兵庚寅二月發北京既 上出塞踰五雲關道獻虜川五月己卯次玄漢河本雅失里率衆迎拒

上以數百騎獨先大破之諸將率麾下繼進虜人棄族屬牛羊輜重以七騎遁去諸將咸請追戮之不從時生祭虜衆未敵者萬計詔悉去其祭虜衆有釋兵以期來附者又萬計

上皆諭遣之虜平獨支寇阿魯台聞天兵且厭境率衆先遁
上命還師僕之六月甲辰至靜虜鎮寇迫急請降

上曰詐也麾將士上馬控弦以俟言未既虜悉衆薄我右翼
諸將赴之未決上麾虎賁三千奮進斬虜虜大震怖悉解
甲伏降阿魯台以數騎遁遂誅其同惡尽釋其餘從而撫定
之由是瀚海迤北沙漠萬里悉平封山勒石紀述功德七月壬
午還至北京

皇上稽古制治肇建北京首立郊廟社稷之位以祗事

天地祖宗百神先事詔太常以群執事之半詣北京而神樂觀

提點徐善洲恭承 謹令樂生三百人就道

永樂十二年二月巡狩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敕翰林院凡南京支淵閣所貯古今一切
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

永樂十二年 上親率師五十餘衆往征瓦剌明寇吞里馬哈木太

手把禿字羅筭以三月十七 日啓行六月初至急蘭忽失溫谷

里巴等掃境未抵可三萬餘人湏臾間再戰皆退寇大敗人馬死

傷無筭却道至土剌河後每遇寇輒擊走之至十七日魯台

使人來 賜以衣服等物遣還之旋即班師八月朔日

駕至京師。永樂十一年正月辛巳朔日食。

詔罷朝駕宴會之禮。十四年四月禮部祠祭郎中周訥請封

禪泰山尚書呂震亦宜如訥請不從。十二月黃淮楊士奇等

所採輯歷代名臣奏議書成進御。十五年三月頒五經四

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辟縣學。

上初與武臣及福等三議建佛文臣惟金忠預皆嘗難時股肱也

武臣咸請立皇第三子高煦謂其有危從功。上不聽福等

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秘本發明年冊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燕右春坊

大學士、又明年福等所議、願泄於外、高煦素不擊、公言於

上曰、藩府之權、曰無泄者、其籍泄之、遂出、公為廣西布政司、右丞

議、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文趾八年、入奏、事時、車駕已出

征北、虜至京、師見、仁宗而歸、車駕還、高煦言、籍撤上、遠

出觀、儲君往、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十三年正月死獄中、為李所理、府始基、稱誌

文廟初甚寵愛、解籍之、亦置之翰林籍、家傑敢直言、文廟

欲征文趾、籍謂自古羈縻之、因通正朔、時賞賁而已、若得其地

不可以為郡縣、不聽、卒卒之為郡縣、仁廟居東宮時、文廟

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籍言不宜過

寵致有異志。

宣廟初漢府果反文趾亦叛悉如縉之言。

李賢天
順實錄

太宗皇帝述北京居吏部尚書兼詹事寮義兵將部尚書

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楊士奇論之曰居

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輔導監國昔唐太宗簡補監

國必傅房玄齡汝等宜識朕此意敬共無怠四臣比日拜稽受

命其後凡下爾書論幾務必四臣與聞時仁宗皇帝在所以禮

遇四臣甚厚而支庶有留京師潛志奪嫡者日夜窺伺問陳

從而張虛駕妄以為監國之過又結嬖女近助於內賴

上聖明終不為感屢為宮臣者胥懼懍兢數見以繫難

四臣免不或決旬或累月惟壤滯十年

楊士奇所書黃
淮省愆集後

永樂十五年車駕巡狩北京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

凡南京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
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啓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
末奏達而已上既有疾兩京距離數千里支庶萌異慮
者內結嬖幸飾詐爲間一二讒人助於外於禁近之臣侍監國
者惴惴苟瀆朝暮間頽上聖明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行
然其意不忘也會南京有千戶陳者擅取民財事竟
令旨謫交趾數日念其軍功貸之召還有言於

上曰。上所謂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千戶。事連贛善。梁潛司誅。冕既逮至。上親問之。潛等具實對。上顧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他日又諭禮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未悉。陳千戶非出。上命誦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毀冕者。數言其他薄。放恣不可用。遂併潛皆死。非命。十六年九

月十七日也。

揚士奇

永樂癸卯五月

太宗皇帝微不懌教。日未出見群臣。

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啓聞施行邪僻傾險之徒
不得騁其私咸所不便趙簡王時留北京敬脩孝弟其護
衛指揮孟質等十數輩潛結歷官王射成等及內侍養
子共搆邪謀欲俟

宮車晏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已得志焉實秘不令
簡王知蓋慮不從即事敗齷粉而主其謀者護衛軍士
瑜姻家高以正布置以定高密以語瑜瑜駭曰奈何甘
為覆宗滅嗣計高不听又涕泣戒之高怒而慮其泄也謀
害之遂詣闕入疏 上初疑其詐諛曰豈有應是反覆語

雖衆爲瑜危既捕賢等至 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末

及所造偽詔立誅以正射成 及內侍養子陸瑜遼海衛

千戶後賢等皆伏誅瑜召還又陸錦衣衛指揮同知

事 仁宗皇宣宗 英宗官至在耀都督僉事

禮部尚書漢官曰 太宗命予使外瀕行論曰

人言 東宮所行多失禮南京可多留教日試觀如

何密奏采奏疏書字洵大晚至我即欲觀也予至南京

旦晚隨 朝勅免朝辭以不敢蓋凡所見殿下所行之善退

則記之如日趨朝勅臣某者語譯侍從聽之仍口奏有

旨不問既退朝急宣侍衛者賞鈔若干疑於群臣皆言不
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罪而愧其心見 殿下之

明斷住稍久隣居揚學士 士奇曰公命使也宜行亟

則權辭謝之曰錦木數種未完耳至安慶書四奏令

所從校尉給驛馬賞進也

葉盛水
未日記

太宗巡狩北京公預扈從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歲
餘車駕親征北虜 今工以王輔長孫留守北京命

公輔道

楊士奇所著
黃淮墓碑

永樂十五年年初建北京宮殿命都督薛祿董瑩繕

四夷館有八曰西天曰韃靼曰回曰文直曰高昌曰西蕃
曰緬甸曰百夷永樂中所設

永樂十九年冬 儲君自南京入 朝楊士奇等侍

北虜復犯邊 太宗皇帝將親征 公言今邊儲不
足請遣將無煩六師忤旨罷官 仁宗嗣位即日

復公戶部尚書

楊士奇所撰
黃淮墓碑

太宗初臨御擢文學之臣 七人侍從左右任遇甚厚公及士
奇皆與焉 仁宗嗣位七人者五人在無幾 太子賓客豫

章胡公引疾去其四人任遇益厚

皇上嗣位一循祖宗之舊以遇四人任公今又引

疾去

楊士奇送黃少保准序

太監沐敬建文中人容貌魁偉敢

慷慨直言永樂中從征漠北逾月不与虜遇人馬困頓上意猶未已諫被重譴敬陳再四上置之

曰反蚩敬曰蚩固不知豈敢反耶上怒曰命曳出

斬之敬辭色不為動上徐曰我家養人皆若此人

豈不誠有益釋之

錢溥使交南同行奉御張榮為道其事業盛取以編入日記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學士楊榮自行在還報大行宴

駕東宮殿下即遣皇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梓宮
時京師諸衛軍士皆隨征衆行在惟趙輔三護衛留
京師一時浮議籍：護衛軍為變遂秘未發衆永慮
樂二十一年也先土干把台等率領部屬來歸封也
先土干為忠勇王以把台為都督

二十二年北征忠勇王及把台隨 駕至松林

後於正 十年四月把台由都督進封忠勇伯十四年
忠勇伯把台隨 駕征迤北

太宗皇帝興靖難之師 仁宗皇帝以燕世子奉命居

守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圍北平城中兵不及萬人晝
夜拒敵數夜使人開門斫敵營敵驚亂自殺或至明
乃定遂退營數千里

太宗既正大位升北平為北京仍命居守永樂二年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 仁宗為皇太子過鳳陽謁陵

畢周顧陵旁見 仁祖淳皇帝所遺石農器顧侍郎

張本學士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
陵下賜耆老酒饌有知 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

與語至夕曰知當時事者益鮮矣

歷代
君墓誌

十九年正月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皇太子曰殿下

前在南京教遣中使進保進奏牘每至輒以 殿下

過失 上聞而皆其妄言今宜誅此人 曰過失吾豈

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可與人計較耶卒寔之

二年十月賜衍聖公孔彥縉宅於京師彥縉數來朝皆

館於民舍上聞之顧近臣曰四夷朝貢之士皆有公館

先聖子孫乃寓宿於民家何以稱崇儒之意遂命工部

賜宅 十一月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達文中奸臣其正

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並習

臣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
土凡前為言事失當調充軍者亦宥為民

祖宗時於文臣少有贈謚至

仁宗登極思念舊臣贈禮部尚書鄭賜太子少師謚文
安贈戶部侍郎王鍾太子少保謚信敏禮部侍郎
儀智太子少傅謚愍節春坊贊善兼翰林編修王汝
玉太子賓客謚文靖春坊贊善耶濟徐善述俱太
子少保濟謚文敏善述謚文肅北京 部尚書未
濟謚榮憲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公胡廣加

贈少師北京

部右侍郎楊泰贈戶部尚書大醫

院判蔣用文素寶俱贈院使用文謚恭靖

洪熙元年四月有旨鄒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官贈謚官建祠於墓四時贈祭楊士奇謂朝廷惟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祭濟等安可與宗廟等遽召禮部改春秋祭云

洪熙時初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以儲經籍備訪問命楊溥等日直其中凡五人

翰林學士楊溥

侍講王進

字汝嘉
蘇州人

翰林五經博士陳經

蘇州人

吏科給事中王榮

錢塘人

洪熙元年四月某日尚書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

奏事

奉天門畢

上問夜來星變何見否皆對

以未見

上曰蹇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對曰

士奇愚亦不能知

上曰天命之矣嘆息而起又

明日早朝罷召義士奇至

奉天門諭曰監國二十

年爲詭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類

皇考仁

明德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臣士奇對曰

今已脫險即夷皆

先帝之賜

陛下之誠之孝更

不煩 聖明多慮 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
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三印賜兩人皆拜受退踰日宮軍
宴駕矣

宣宗皇帝甫四歲在北京適 太宗嗣太位 仁孝

皇后以至南京 初出就學 太宗命設講習於

羊蓋殿之東令太子少師姚廣孝及翰林內閣之臣
侍講讀

永樂七年 駕幸北京 宣宗為 皇太孫隨行道

途所經 太宗親以 上過田家徧覽農具及其

衣服且諭以農民勤苦之事

太宗親征北虜命 上留守北京以尚書夏原吉贊
輔自是 太宗巡狩北京及征胡虜皆從行

洪熙元年春南京屢奏地震群臣或請命親王及重
臣往守者 仁宗曰非 皇太子不可 至南京謁

孝陵 仁宗不豫召還 夏六月辛丑至北京是
月庚戌即位

太宗初嘗天壽山命 皇太子偕漢王趙王暨

皇太孫往視之遇沙河凍王請欲步輦就行 仁廟素苦

足疾中實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顧趙曰前人失脚後人把滑

宣宗即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哩漢王回顧怒目者久之此雖

出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已北於此矣

水東
日記

永樂十四年上在北京領間高煦有異志馳召隆平候張

信詢之上未信車駕遂還南京以問皇太子對曰言

未可輒信且父皇在上當未敢有此心一日翰林諸臣奏事

退召士奇還問曰汝與蹇至我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日詢

義固辭不知不肯言汝當為朕言之又曰如朕未有知汝輩

慮有離間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對曰臣與義同事

東宮外人固無敢與臣等言雖間有言者亦百之一二多出臆度非見實跡此固不敢對 陛下訖然漢王始受冊封國

雲南不肯往復改趨青州又堅不往今知 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天下之人疑其心亦豈待事有實哉

惟 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息以貽永世之利 上然然起還後宮數日 上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船教習水戰及備乘輿服物挾私擊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地內外劫掠悉有實跡大怒褫其官帶繫之

西華門內 東宮叩頭懇為救解乃免遂命翰林條示其

罪且曰若此所為將未必不靜朕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
學安州

宣德元年八月漢王高煦反初高煦永樂中削兩護衛
徙至安學州至是招聚無賴授以兵器驅掠善民築元
軍士槍奪軍民馬匹擅赦有司囚繫強縱其為惡給與賞
賜暗結都司軍衛有司官吏人等賞與金銀等物除指揮
王汎知州朱恒等太師都督尚書等官其餘各授以職散
刀與真定等衛軍官為號潛結北京官員軍民人為內
應於是北京官員軍民山東三司衛府州縣等衙門官

吏人等及有護衛親信軍校并被害軍民五百餘人奏發其事 上親率六師問罪及至臨覓高照仍擁衆抗

拒翼日罪人斯得宣德元年高照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遣尚書陳山迎駕見 上言宜乘勝移師向

彰德龍不執趙王則朝廷永安 上召楊榮以言山論之對曰

此國之大計遂召夏教原吉諭之兩人不敢異議榮言請先

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照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

從之榮遂傳 上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須有實

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勵色曰汝

可沮 國之大事乎錦衣衛責所係令漢府人扶云與
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
服人之心榮曰汝不然吾言可往與蹇夏言之往見二人
蹇夏曰上意已定衆意亦定可中沮也夏曰萬一 上從公

言今不行趙後或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

其咎士奇曰今事勢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衛

今已去其二且孟指揮所爲王實不與聞不然趙王豈至

今日乎蹇曰即如公言今若何處士奇曰爲今之計 朝

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

正矣二人曰公言固當然 上信榮言不俾吾二人可否也
士奇退與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怨其

無罪者當加厚之庶仰樹 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

草勅我當以間時惟揚濬與士奇急合濬曰吾二人請入

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榮聞濬言即趨入見濬

士奇亦踵其後門者止吾二人不得入已而有 旨召蹇

夏入蹇夏以士奇言白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

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蹇夏不復召士

奇及溥至良鄉臣二人始得見 上意猶若未平忽厲聲

曰好機會不得乘到家皇太后必厄矣 上至京大悔

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斥趙護衛且請

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听一日特召士奇諭曰言者

論趙王日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陛下最

親當思保之全毋惑讎言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於王

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

道吾今將封群言俾都御史劉觀及公侯中選一人賞以

示之使自處對曰必不得已則於皇親中擇一人與趙心

相傳者借觀行庶幾有所開導 上曰然則誰可對曰
廣平侯表容至親且善開諭更得聖書親諭之好
上從之因遣容觀行趙王得書及言者所上章大喜曰
吾生矣即敕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頓息 上待趙王
日益親厚而薄陳山竟疎斥之蓋上雖爲山所感而後
灼知其非諭數月召士奇至南齋宮諭曰吾待趙不失
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毋以見疎爲嫌

宣德元年五月纂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少師兼吏部尚

書憲義戶部尚書夏原吉監修以楊士奇楊榮金幼
孜陳山 英揚溥克總裁曾榮王英王直周述李時勉
錢習禮余學夔陳循簡從善蔣驥曾觀齡王洪劉
永清周叙孫曰恭 敬 翰 雅 翥 繼陳中陳叔
剛 文奎 節 錫 萼 為 纂修官書成

太宗一百三十卷 仁宗十卷共一百五十四冊

文廟奕武群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
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七人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
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因
濟人利物之在而不忍卻人之愧以爲愛錢 文廟亦
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未
愧者必訪其貧富何如若知其貧亦不卻其愧但以別
物與所愧相稱酬之若富者以十分爲率亦畀其二
或坐法乞救或在卑求薦必留意焉報者相繼而不厭
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
能持正亦由於此大抵居仕途者安能一向遂志蓋天
有乘除之數默然乎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軻少年

寒是滯老必通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楊自
入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四朝
曾無數日之恙生榮死哀始終全美不可以常教論也或
者問氣所生而稟得完事如此其輔理之功在文仁宣時
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於格君心
之非引之適當則擊手未有聞也

天順
日錄

宣廟時二楊用事思天下或士不由己進退勅方面鳳憲
郡守在京令三品以上官舉保且薄吏部尚書郭
璉不學無術但以老成至此尋勅今後御史知縣許在

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
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賊黨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遂
罷御史知縣舉保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於二楊之門
皆由其保去取之權也西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奉
方面領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

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亡進退人才之權遂移中於官

王振邪正倒置矣

天
錄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休違承
順之不服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

好錢命園恭曰臣不會着恭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
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上意不樂居數日 勅黃福年老不願以職轉任南
京戶部優閑之實疎之也向使蹇夏諸公皆如此持
正其勢未必盡逆疎之則君德可修天下可肥矣初

文廟命解縉評大臣十人何如縉每用八字斷之首許黃

福自餘互有得失人以爲確論具載縉傳

天項
錄

宣德二年春交趾復叛守師奏請益兵 朝廷命安遠
侯柳升等將七萬人以往命兵部尚書李慶夔參贊軍事

且勅慶凡六鄉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所舉十數人其
最且賢禮部儀制郎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
同卧起九月入交趾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
既連破之直抵鎮夷聞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誅安
鏞言於慶曰總戎之意驕失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請詐
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筆書教
戒飭謂賊專以設覆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
時慶已病強起與升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
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

橋遽壞後軍阻不得前賊伏兵四起井被創死明見慶病
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整兵以進聚固宿將然倉猝賊
驅象赴鬪衆亂聚被寇大呼官軍降不殺安鑄皆曰
覺軍見危授命耳昔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先是賊陷昌
江等城城中如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知府劉子輔知
州何忠等皆死節文趾守師知任等死事以聞皆得
褒贈從升等死者守師隔遠不知不及聞時與安
鑄同行親見其事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而有司以
無官府上狀不可賞故安等之節不得暴白於朝世

之所共惜而痛悼者也一時同死者如吏部主事李宇昉等甚多而安與鏞之事有間者在慶左右也兩人皆進士出身最相得安字志靜豐城人年四十二鏞字

叔振錢塘人年三十四

楊士奇文集

御史羅公肅方宣考嗣位交趾黎利弗靖成山侯王通等用兵無功陞公工部右侍郎與李琦等賣筮書論利未至而通與利自率衆出境失衆止公勿徃公曰通師敗辱國我受命論賊可退縮不進乎賊雖凶暴必不敢拒詔與琦亟馳至其國宣恩意利惶愧率

其屬拜自首其過遣使獻金人奉表詣闕謝且請立
陳氏孫嵩復命公往立之既至利以嵩死已乃張筵列女
樂設宴公叱曰嵩死爾國人安可淫樂盡擊破其尊壺
樂器時天晴忽陰雲起大雨雷震焚利居室利惧貞方

物陰雲

還朝

王冕撰墓碑載其事亦未知果然
否。公吉水人字汝敬

宣德二年十月黎遣人進前安南陳三王利世嫡孫
嵩表乞立為陳氏後其辭懇惻上覽之密示英國
公張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
出利之請當此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憲義夏

原吉示之且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
弱於天下二人遷召揚榮及士奇出表示且諭以三人所
對曰今與尔兩人決之榮曰永樂中賞數萬人命得此
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
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為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
當從求立陳氏後龜太宗皇帝初心求之不得乃郡
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之後極矣 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
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為榮何謂示弱是侍

仁宗皇帝久 聖心教：追憾此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
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
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賜酒饌明旦朝罷出高表
示文武群臣且諭之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
先朝貢及黎民篡弒毒害國人

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後立之求之不得始
郡縣其地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慨嘆此教
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
有後嗣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群臣

對曰 陛下之心當 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
從之便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
民安朕何恤人言其從之

宣德四年一月一日朝罷侍 上於左順門遙望見
大學士陳山 上曰汝誠言山為人對曰君父有問不敢
不盡誠以山對 雖侍從 陛下久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
於大体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薄
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求不厭當不令溷內閣也蓋
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瑛東宮舊臣俱陞內閣視事二人行

相類至是浸聞於上。教日後有旨調瑛南京禮部
山專教內聖俱罷內閣之任。朝士皆頌上明。次山遂見
疎不復得近宸前矣。延平陳山平原戴綸莆田林長
懋諸人皆文廟簡命以授。皇太孫經者相傳綸長
懋心素彊諫不少。詭隨凡以宣廟有愆。違多以聞于

文廟以故。二人最為宣廟所不樂。山好順旨。被寵信後
宣廟登陞山由左庶子遷戶部尚書。兼謙謹身殿大
學士。綸遷兵部侍郎。鎮交趾。長懋由中允除守鬱林
州長懋頗不平。上言宮僚陞擢周異祈得京秩坐

怨望下錦衣衛獄并出其弟刑部主事適節為慶
遠府通判又勒令板指綸誣以罪械綸至京師置獄
以死綸諸父河南守希賢太僕卿希文及親族被連大
小男婦一百餘口家產籍沒長懋坐禁繫牢英皇初立
赦出之仍守鬱林而希文幼子還州內賜名懷恩成化
間為司禮監太監云

宣德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本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這帖子寫的官員姓名都是固守交趾城池畫

忠死節的你同吏部兵部計議褒封祭祀欽此
欽遵為照知府劉子輔等知州何忠係文職官
員別無事例緣係盡忠死節比照武職品級給
賜所據各官褒贈未敢擅自定奪本部等部官
於奉天門題奏節該奉

聖旨知府贈叅政知州贈府同知欽此

劉子輔廬陵縣人由監生為御史九載陞廣東憲使
丁艱服闋坐微累左遷交趾諒江府知府叛寇黎
利攻城勢猖獗他郡邑城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兵

民效死守教月寇曾乘攻城城中食且盡而人心益固又踰
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盡闕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
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亡與亡義不可污賊手即
自經死一子一女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子輔布政司叅政
遣官賜祭復其家 當時總師王通輩擁勁兵數萬
不能禦賊竟棄城十以去而蔡福之徒甘心從賊反兵
來攻圍苟活旦暮卒之不逃誅於國典

與子輔同死節者都指揮李任等諒山知府易先政
平知府何忠輩亦非一人 忠罵賊不絕口從容賦詩

乃與其子皆死

宣德元年留守事宜

一在京應有事務及各衙門具啓事件

鄭王殿下

襄王殿下同管凡一應事務與太監鄭和楊瑛趙忠

姚雲表誠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亨都督張昇

山雲尚書黃福黃淮金幼孜都御史王彰討議停

當施行若係機密重事差人星馳奏報

一奉祀應合遣官者該衙門具啓照例遣官應

御祭者該衙門預期具奏待報禮

一刑名笞杖徒流照例發落死罪監候奏

請

一在京每日啓事只用啓本其各處奏報事務除

機密軍情重事啓

知具本差人賫繳奏

請着係強盜反獄等事不可緩者即時啓

知施行及遇有修理軍器之類急用物件公同會

計明白先行具啓閣用另行具奏其餘事務合當

行者即具啓施行何遲緩者將奏本送該科寄收候
車駕回日奏請錄五軍六部等衙門印信扈從官俱帶
去遇有施行事務合用咨行白移北京行都督兩行
部轉行南京該府并各部等衙門回報該屬施行
但咨奉

令旨止於原來奏本內批寫并抄呈立案其出事公
文內不必云寫

一留守官員

管北京行後府及行部等衙門事

武職

廣平侯袁容

武安侯鄭亨 都督張昇 山雲

文職

尚書黃福 李友直 黃淮 金幼孜

都御史劉觀 王彰

侍郎張瑛 王謙 陳山 魏儀 許廓

副都御史陳勉 通政使李嘉

大理寺右少卿王文貴

光祿寺寺丞李郁

翰林院學士曾榮

王直

王英

鴻臚寺卿王魁

存留在京聽用

定國公徐景昌

武定侯郭珰

武安侯郭晟

彭城伯張果

建平伯高遠

廣寧伯劉滄

忻城伯趙榮

安鄉伯張安

都督郭璠

徐景珩

光祿寺 胡榮

宣德四年十月 日 上閱武郊外先命諸將整棚
軍馬扈從六部等衙門各令堂上官一員帶屬官一
員隨侍前去特命豐城侯李賢都督蔣黑兒掌戶
部事太子太師郭資兵部尚書張本勳察院右都御
史顧佐居守北京

行在禮部爲公務事宣德五年十月初七日於
內府抄出

欽定留守事宜到部除欽遵外

一在京在外各衙凡有覽事差人費本赴行在

所奏 請其餘常事奏本該科編收候

車駕回日通類奏 請發落

一各王府進

賀表箋禮部具手本送司禮監交收差未人發回

一祭祀該門預期奏待報行礼

一外國四夷人員進貢到京馬匹先送

御馬監收養方物送北京會同鐘頌放候

車駕回日通類具

奏進收使人等行在光祿寺支送下程

一刑名笞杖徒流照例發落死罪監候奏

請

一扈從文武官員每人於行在兵部取到孳生

馬肉納與一匹作脚力

永樂中官署在金陵而北京設行部 車駕巡幸又

稱行在 官以從罷則否無常員至十九年辛丑北京
告成乃署曹司一依金陵旧制後加以行正在統辛酉
始去行在正六部之名而金陵謂之南京官聯如故

宣德十年九月纂修

宣廟實錄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監修少傅兵書太學士楊士奇少傅工書大學士楊榮禮書兼翰林學士楊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直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陳循右庶子兼侍讀周述

論德黎恬洗馬簡從善侍讀

苗衷侍講劉永清高穀胡種邢寬修撰周叙陳詢尹鳳岐孫曰恭習喜言陳叔剛馬愉曹霖王仁寧儀銘編修楊翥楊壽夫林文彭珣鍾復杜寧給事中儲懋監察御史邵宏言吏部主事劉絃工部主事洪熙

事劉球大理寺評事張益為纂修官